

# 須文蔚詩集《魔術方塊》賞析

向明◎詩人



## 魔術方塊

須文蔚著 / 遠流

10211/128 頁 / 21 公分

300 元 / 平裝

ISBN 9789573272991/863

這是一個「但肯尋詩便有詩」的年代，但看我們今天出現的詩五花八門，幽深纖廣，各種招數盡出，便知清代袁子才〈遣興〉詩的這頭一句，可說預示得非常有遠見。已故臺灣詩壇前輩覃子豪老師也說過，詩是一種未知，正等待我們去發現，也是同樣道理。

須文蔚的這本詩集以《魔術方塊》作為書名，看似一極為通俗的消費性的符徵，實際上充滿著極為嚴肅卻又難解的弔詭，形成一個頗為複雜的隱喻，十足顯示這位國內罕見的搞數位文化科技的詩人，對這個紛擾的世界有著與眾不同的看法與見解。「魔術方塊」乃一對等性的三度空間立體結構，其中又由六色六面各據一方，每面又分為中央塊六個、角塊八個，和邊塊十二個，排列組合成一種艱深的各據一方的掌上益智型積木遊戲，由於當其被扭轉亂套失去應有定型排列

時，破解還原非常不易且費時，遂亦不失為一加強腦力激盪、腦筋加速急轉彎的鍛練工具。文蔚在這首詩的一開始即點出：

我們以不同色彩伏貼在

不停翻轉的立方體上

.....

我們總在顛倒的空間中張望

誠哉斯言，我們可以以此顯微的角度，去追溯這整本《魔術方塊》中所呈現的詩的肌理，省視他在不斷顛倒排序的立方體空間中張望到了些什麼？又創造了什麼？似乎這是我們讀此詩集的人所感興趣的事。

《魔術方塊》詩集概分為五輯，各輯均以同性質詩的歸類。卻也不然、作者詩的觸角就像刺蝟樣的多端伸出，因此即屬同性質詩的彙集，也都可感受到每首詩所予人不同的詭異與驚奇，表示出作者對每首詩的經營都有每首詩的立意，無論從詩思的確定、意象的安排、語言的表現都絕不重複、力求創意，表現出這是一本令人目迷五色，不斷有新事物突出的詩集。這裡面有〈長著貓尾巴的鸚鵡〉的異常、也有〈一百隻犀牛負傷逃出廸化街〉的觸電新奇。當然更有懷舊的但也令年幼一輩聞所未聞的詩，如〈陪父親看失空斬〉及〈帶你去找我遺落了的乳牙〉。它



告訴我們詩是一種意外，一種發現，一種讓己遺忘的記憶，重新發掘出來，溫暖我們麻痺了的心靈。我們的思考力會老化、靈感會枯竭，但詩永遠年輕。但肯尋詩便有詩，詩會透過文字語言的巧思從不同時空出現。

臺灣詩人成長的方式很特殊，可以說都是野生植物般自生自滅。像我等老生代寫詩的，內戰把我們從大陸內地趕到了臺灣，孑然一身，學識低能得有如白癡。我們無一技之長，最後選擇去學習寫作，完全是出乎生存的需要，和年幼時讀過一些啓蒙的古典詩詞所致，這樣的條件去求詩，有如根本不識水性的人，去泅游大海，不馬上滅頂，已是萬幸。然而我們一寫便是一生，而且仍樂此不疲，繼續在寫下去。

而緊跟在我們後面、二次大戰後出生，現在已是中生代的詩人則與我們大異其趣。他們在無風無浪，經濟繁榮，政治穩定的太平局面下成長茁壯，個個都求得高學位和專業知識，他們投入這塊前人開拓出來的詩壘地，吸取了當年詩壇前輩在兩次新詩論戰的經驗教訓，從而釐定詩的追求方向，不再盲目追求陌生的、源自西方的現代主義或超現實主義，更未跟隨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後現代風潮，不再依附任何派別組織，創出自己獨有的一片天空，這是當今臺灣新生代詩人的特有風景。

須文蔚出生較晚（1966-），屬臺灣中生代後期的詩人。當前期的中生代詩人一個個冒出頭來，令人刮目相看，突出各自不同的詩風時，須文蔚尚蟄伏在詩刊和學院之間發

表少數作品，同時主持臺灣最早成立唯一獲得政府支助的「詩路」網站，他藉此蓄積能量。這個時候他對加拿大詩人兼鄉村歌手 Leonard Cohen（Beat Generation 的後繼者）的幾句名言最爲欣賞，Cohen 說：「詩只是生活的證據，若能盡情的燃燒生命、詩不過是層灰。」這個時期他寫了許多讓記憶還魂的好詩如〈橄仔樹〉（噶瑪蘭人視爲的「聖樹」），〈陪父親看失空斬〉（一首道盡父子兩代深情和相惜的詩）、和〈在子虛山前哭泣〉十六首短詩集成的組詩，這組詩裡交雜著十六種不同的狀況，有時令人驚心，有時令人自責不智，其中有一首小詩題名〈來到河邊吧〉，只有四行：

其實水是柔順服從的僕人  
服侍著你種一棵樹，在此之前  
能請你離開電視機裡無聊的心理測驗  
到河面收視自己的眼波


似此巧點的提點，是要讓人在作某種認知之前，先要認清自己，有常言所謂「去撒泡尿照照」的味道，這是一個隱喻氾濫的時代，這首詩的技巧不同於一般。

待到民國百年前後期間，須文蔚在學院和文化藝術各方面已取得一定的地位，新聞研究所博士的獲得，高昇系主任、被羅致擔任公視董事等等事業的順境，同時也墊高了他詩的視野。他認爲：「隨著『全球化』的論述撲天蓋地而來，現代詩人面對更加現代化的社會與文化環境，也面臨跨國經濟商業浪潮的衝擊，詩人置身於無可遁逃的文化際遇中，書寫時更需掌握血液裡的古典傳統語

境，找到當代的抒情聲音。」這種有別於一般詩人專注於一己之思，罔顧窗外已無異於萬花筒變化多端的全新面世觀點，顯出這就是須文蔚作為一個學者詩人的高明處，與眾不同處，尤其他提醒大家：「要掌握血液中的古典傳統語境，找到當代的抒情聲音」，更是發人深省，也確實刺痛到了時弊。

然而文蔚不但是是一個跟得上時代的詩人，更是一個超越時代的科技詩人，在面對眾多自外於資訊產品的使用，仍然滯留在手工業時代作撰稿傳輸的遺老作家時，他早已在默默涉足「數位科技文化」的領域，曾兼任東華大學數位文化中心主任，現則正協助臺北市成立數位臺北文學館，儼然已是國內從事數位科技文化的權威。按所謂「數位」實乃電子計算機發明後所唯一認識的「0」與「1」兩個數字，即電腦所用來運算的「二進位」制的數學元素，而非歷來使用的十進位制繁複的加減乘除，「二進位」英文稱作「Binary Digit」。自「集體電路」發明及廣泛運用後，世界已進入一「微電子科技」全然統治時代，一切數位化已成一不可逆轉的趨勢。「集體電路」可說全為「數位化」的快速處理而設計，如果沒有指甲大小的電路晶片，就會沒有現在全能的「數位相機」和「智慧型手機」。須文蔚在數位文化這個領域探索，知道各種資訊知識已進入一個大匯流的時代、文學和圖像、多向文本已開始整合，也進入一界線模糊的空間。詩文學一向勇於冒險，也慣於向未知挑戰，因此他在蘇紹連，向陽，白靈等中生代前輩詩人之前，

已從數位文學出發，作超文本詩創作的實驗。這本《魔術方塊》詩集第四輯中即有這種「觸電新詩」數首。這種利用數位技巧將詩與圖像結合，使詩成多義性，多樣性的呈現，是一種開拓詩領域向各種可能發展的最新途徑，須文蔚在使詩的走向不致停滯，也功不可沒。

須文蔚並非像我等老生代一個個別無所長，只會寫幾句詩的專職詩人，更不是如前行中生代詩人樣多已進入學院教學或作研究，幾乎多已無多少詩創作交出。須文蔚雖仍棲身學府，但他博學多能，興趣廣泛，接觸面廣及東華大學所在的花蓮社區和兩岸大學校際間的交往。在這麼繁忙的時間支配中，還有這麼多的詩創作結集，而且所有的作品中，都沒忘他是一個道地的臺灣詩人，詩中充滿在地的臺灣文化原素，值得我們由衷的佩服。看到他的這本涵蓋面極廣，關懷面極深的詩集，我覺得我們的詩前途特有希望。（按文中所引須文蔚教授的幾處發言，均為他在三本「食餘飲後集」《七絃》、《眾聲》、《喧嘩》中他的選詩前的「詩觀」）